



“行走烟台”是本报针对烟台(含各县市区)本土文化、风土人情推出的专版报道。如果你生活在烟台,对烟台的历史文化有独到见解,或者与烟台的某些人或事儿结下不解之缘,都欢迎提供新闻线索或投稿,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、地址、联系电话,稿件一经采用,稿费从优。
新闻热线:18653588630 投稿邮箱:qlwbmxs@vip.163.com 投稿地址:烟台市芝罘区环山路3号润利大厦1605室 毛旭松 收 邮编:264003

农民口中的冬天谚语

赵明通

立冬,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之一,在每年的11月7日或8日。立,建始也,表示冬季自此开始;冬是终了的意思,有农作物收割后要收藏起来的含义。所以我国北方把立冬作为冬季的开始。在农村,立冬又称“过冬”。过去有“过了冬,松一松”的说法。

改革开放以前,农村实行的是生产队大集体的体制。一个村的农民(当时称“社员”)分几个生产队进行统一劳动,统一出工,统一收工,统一放假。实际上,农民一年基本上没有假期,只有过春节的时候能休息几天。所以,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对过年就特别期盼。当然,立冬已过,天气变冷,大地开始封冻,生产队里收收种种的重体力活儿也基本结束,开始做割草、砌地堰、捡拾麦地里的碎石头等比较轻松的活计,生产队对社员的管理也宽

松了一些,所以就有了“过了冬,松一松”的说法。

进了腊月门儿,就开始有年味了。腊月初八是“腊八”节,这个节日是过年前奏曲,离过年又近了,所以又有“过了腊八,就不怕啦”的说法。腊月二十三,是小年儿,这个节日也比较隆重,可以说是过年的预演,离过年更近了,所以又有“过了小年儿,扔掉小铁锹儿”的说法,意思即过完小年儿,就可以放下劳动工具,不用干活了。

实际上,有一段时间,上面那几句顺口溜也遭到批判,因为它们宣扬的是“享乐主义”,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。所以过年也不能放假,提倡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。当时提出的口号是:“移风易俗过春节,大年三十不歇脚。”“干到腊月二十九,吃完饺子初一早晨就动手。”现在想一想,没



有假期的春节,还过得什么劲儿啊!

改革开放以后,农民的经济条件和精神文化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吃的、穿的、玩的,过去连想都不敢想。什么时候休息,怎样过节,更是由自己说了算。特别是近几年,各级政府非常重视农村的文化建设,很多乡村都

建起了文化大院,农民可以在家里、在文化大院、在各种活动室进行文化娱乐活动。用农民自己的话说就是:“现在的生活天天都像过年!”所以,人们再也不用像过去那样数着指头盼过节,盼过年了,前面提到的那几句盼过年的顺口溜也渐渐被人们淡忘。

老课文

《夏天过去了》

梅仙寿

1959年暑假过后的新学期,我升入了小学三年级,令我铭记在心的是第一节语文课。课文是一首诗歌,题目是《夏天过去了》。说真的,五十多年了,随着年岁的增长,我的记忆力明显减退,但这首诗我仍然可以倒背如流。而且,我怀疑这是我读到的描写田园风光最好的一首诗。

说这首诗美,是因为它少了些装腔作势,没有自我陶醉的啊……呵……之类的假抒情,而是像一股清清的溪水缓缓流淌;像一朵小荷发出淡淡的清香;像一支彩笔徐徐描绘夏日的翠绿。让人们忘却夏天的燥热,并对它产生了真挚留恋的情感。正像诗中第一节所述“夏天过去了,可是还教我十分想念。那些个可爱的早晨和黄昏,像一幅幅图画出现在眼前”。

诗的第二、三、四小节,则像三幅美丽的图画展现在你的视野当中,使你闭上眼睛脑海中随即浮现出这样的画面:清早起来打开窗户一望,天空一片蓝,田野一片绿。多谢夜里一场大雨,把世界洗得这么干净。蓝蓝的天空,碧绿的大地,清新的原野,好一幅美轮美奂的水墨丹青。诗歌的第三小节写了一个劳动场面“耀眼的阳光当头照着,我们在菜园里拔草。管菜园的老爷爷提来一桶茶水,还夸我们干得又快又好。”这一小节通过老爷爷的夸奖和关心,表现出学生们热爱劳动、认真拔草的活泼场面。第四小节又是一幅学生们汗流浹背之后休息的场景:“老榆树底下是个好地方,我们常常在那里乘凉。把脚伸进树下的小溪里,听知了一声声歌唱。”树影婆娑,溪水淙淙,劳动过后的一群少年把脚泡在清澈的溪水中,倾听着大树上知了此起彼伏发出阵阵悦耳的振鸣声,多么美丽的自然风光。

我粗略地查阅了一下这首小诗,从五十年代中后期开始,出现在小学语文课本上长达十几年之久,可见其魅力所在。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正是“三面红旗”迎风招展的年代,社会充满了浮躁,那時候的诗歌大多是空洞的口号和顺口溜,这首小诗有如一股清风吹拂着人们燥热的心,使人充满了清新舒服之感,受人喜欢,记住它也是必然的。女作家方方曾说:“文革期间无法读书,唯独记住这首《夏天过去了》,印象非常深刻,诗很美,就始终印在脑海里。”,每当眼前浮现出少年时期同学们背着小手,在课堂上摇头晃脑,用近乎唱歌的语调背诵这首《夏天过去了》的时候,心中仍激动不已。

附原诗:

夏天过去了

夏天过去了,
可是还教我十分想念。
那些个可爱的早晨和黄昏,
像一幅幅图画出现在眼前。

早晨起来打开窗户一望,
天空一片蓝,田野一片绿。
多谢夜里一场大雨,
把世界洗得这么干净。

耀眼的阳光当头照着,
我们在菜园里拔草。
管菜园的老爷爷提来一桶茶水,
还夸我们干得又快又好。

老榆树底下是个好地方,
我们常常在那里乘凉。
把脚伸进树下的小溪里,
听知了在树上一声声歌唱。

夏天过去了,
可是还教我十分想念。
那些个可爱的早晨和黄昏,
像一幅幅图画出现在眼前。

儿时上山摘酸枣

鲁从娟



我小时候,每到秋天就去山上摘酸枣。摘酸枣一来是为了解馋,二来是为了卖枣核。上世纪七十年代期间,虽然衣食无忧,可小孩子的零食还是很匮乏的,每到秋天,待酸枣的叶子落尽,光秃秃的枝干上挂满了红红的小酸枣,一串串的煞是好看。下午放学后,我们一帮孩子就结伴上了山。记得那时,满山遍野都是酸枣树丛,山道两旁易采摘的地方,酸枣早就

被人们采摘得精光,我们只好往深山里走。山里荆棘遍地,交错缠绕,所以,每次上山需穿长裤长裤,以免被荆棘划破皮肤。摘酸枣可不是个轻松差事,眼看着一串串的酸枣却不能用手去撸,因为枝干上的刺儿尖尖的,酸枣就夹在其中,只能一个个去摘。纵然你再怎么小心翼翼,也总是防不胜防,那些像针一样的刺儿随时就会扎进肉里,疼得钻心。即使这样,

我们也毫不退缩,拼命去采摘。别看这些比黄豆粒大不了多少的小酸枣,味道可不一样,酸酸甜甜的,枣味儿特浓。我们边摘边往嘴里塞,把枣肉吃了,把枣核放在布袋里捎回家。

辛苦一个下午,通常能摘到一书包酸枣,而此时,手和胳膊上已是伤痕累累。回家捡一些青里透红的留着吃,其余的都放在水里浸泡。待枣皮泡腐烂之后,用手使劲搓,把酸枣的皮搓去冲洗干净,只剩滑溜溜的枣核,捞出后晒干,收集起来。待攒到三五斤之后,就结伴去收购站卖掉换钱。

收购站在距套口往西约四五里地的兜余镇。那时候还没有修路,去兜余必须经过夹河上的水漫桥。每次我们都是把鞋子脱了,过河之后再把鞋穿上。兜余镇在当时来说算是很繁华,逢一、四、七赶集。所以我们通常会掰着指头算计,赶在逢集日,那天又恰逢星期天的时候去卖枣核,因为可以顺便到集市上逛

逛买点好吃的。好像当时的枣核五六毛钱一斤,每次每个人都能卖个三五斤,有时候顺便捎带几个鸡内金或牙膏皮什么,这样又能多卖个块儿八毛的。手里握着几元钱,那股高兴劲儿就甭提了,在集市上东游西逛,先买上几个油炸糕过过瘾,再买上一串糖球,咬一口,酸酸甜甜好吃极了。边吃着糖球边去看小人书,一直看到快下集了,每人再挑选一本最心仪的小人书带回家。一路上,我们兴高采烈,吃着零食,手里握着小人书,享受着自己的劳动所得,感觉格外高兴和自豪。

酸枣核是一味中药材,能滋养心肝,有镇定、安神的作用。只是现在的孩子已经不用采摘酸枣来解馋了,更不需要卖枣核赚那点零花钱。山上的酸枣灌木也越来越少,山地都开垦栽上了果树,种了庄稼。不过,在沟壑边、山崖间、地埂上,仍有那么一簇一簇的酸枣,顽强生长着。

私塾先生肖和洲

矫寿功

解放前昔,乡下没有学校,有钱的大户请人回家教孩子们读书,教书人称为私塾先生。普通人家是请不起教书先生的,所以那时大部分人不识字。

肖和洲就是这样一位私塾先生,他不仅书教得好,而且字写得龙飞凤舞,画得栩栩如生,远近闻名。为了鼓励孩子们好好学习,对每次考试成绩好的孩子他都奖励一只亲笔画的猫。

肖和洲画猫跟别人不一样,他是先画一只活灵活现的猫,然后用虚线在前后分别画几个猫影子,使人看着容易走眼儿,好像猫子在前后走动。说肖和洲字写得很好很难形容,笔

者只好举个例子说明。1940年胶东反扫荡取得阶段性胜利后,北海军区文工团来我村慰问演出,台子上的横标就是肖和洲写的。从正面看是“龙虎镇”三个苍劲有力的大字;从左侧看则是一条翻腾的巨龙;从右侧看又变成了一只下山猛虎,文工团的领导看了直夸他是奇才。

后来肖和洲加入了地下党组织,白天教书,晚上秘密活动,传达上级指示,发展地下党员。1938年春天,为配合“三军”开展抗日救亡运动,肖和洲辞去了教书职业,回村成立了抗日自卫队、农救会、青救会、妇救会等群众团体组织,与日寇

大扫荡展开了激烈的斗争。同年6月下旬,为了扩大抗日根据地,“三军”转移到蓬、黄、掖一带,肖和洲随部队来到大泽山开辟根据地。

当时掖县有帮势力强大的洪胡子,匪头叫乔隆彪,人称乔八爷。他不仅打仗凶猛,枪法特准,据说骑着马能打碎电线杆上的瓷瓶。肖和洲通过走访了解到,乔八爷不仅打伤过八路军战士,还打死过日本鬼子,特别在杀富济贫方面倍受人们的称赞。为了壮大革命力量,肖和洲便多次登门找乔八爷谈话,反复宣传党的政策和万众一心奋起抗战的重大意义,终于使乔八爷带着全班人马投入了八

路军。整编后乔八爷任胶东区特务营营长,肖和洲任教导员,二人配合相当默契,打了不少漂亮仗,曾得到过许世友司令员的赞扬。

1942年11月,日寇制造了震惊全国的马石山惨案。在这次反扫荡过程中,肖和洲住在胶东军区三分所养伤。他不顾疼痛,扮成一名富豪人士,身穿大袍,头戴礼帽,手拄文明棍,以此来麻痹敌人,多次组织疏散围困的群众,后被叛徒告密,不幸被捕。敌人用尽酷刑,让他交出同党和兵工厂,肖和洲宁死不屈,顽强与敌人搏斗,豆子踩倒了大半亩,最后敌人下了毒手,肖和洲不幸英勇牺牲。